

丑陋的

中国人研究

CHOULOU DE ZHONGGUOREN YANJIU

李敖
作品

李敖

台湾／李敖 著

这种人大捞台湾人、大陆人、
日本人的钞票，使人误以为中
国人的民族性，尽于是矣
这种行径，是要谴责的；这种
劣作，是要拆穿的

台湾／李敖 著

CHOU LOU DE
ZHONG GUO REN
YAN JIU

丑陋的中国人研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丑陋的中国人研究/台湾 李敖著.-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2.1

ISBN 7-5057-1752-9

I.丑... II.李... III.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B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8918 号

书名 丑陋的中国人研究

作者 台湾 李敖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

规格 880×1230毫米 32开本

7.75印张 135000字

版次 2005年1月第2版

印次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000册

书号 ISBN 7-5057-1752-9/C. 247

定价 20.00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邮编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2001-4319

《丑陋的中国人研究》导引

《庄子》中说惠施的哲学，有同异之说，所谓“大同而与小同异，此之谓小同异；万物毕同毕异，此之谓大同异。”意谓大同和小同相差异，叫做小同异；万物完全相同，也完全相异，叫做大同异。这一见解，用来说明所谓“民族性”或“国民性”（National Character），倒是十分贴切。

在世界各地民族中，由于山川灵气所钟或穷山恶水所祸、或其他种种原因，自有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的小同异或大同异，其中差异，就概括成所谓民族性。对民族性的注意，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。公元前五世纪的史家希罗多德（Herodotus），就对希腊与波斯的民族性做过比较研究。两千多年来，民族性的种种，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。

大致说来，民族性的特色在表示基本人格结构（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），是一般的、典型的、众数的人格

(Modal Personality)，并不是唯一的人格类型，只不过是主要的人格类型。所以，在同一种民族性中，也有许多“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”的“变性”代表出现。当这些乍看起来迥异该民族性的变体出现的时候，你不能不说它也是该民族的产物，纵使它不占多数。因此，三个臭皮匠固然可作为民族性的抽样，一个诸葛亮也未尝不可作为民族性的抽样。

民族性是很含混、很笼统的，偏重地理上或生理上的素质说 (Constitutional Theory)，不足以尽之。因为后天的思路与教化，也混同而入，结果显示出来的，在某些方面。一如中国的小脚，它既是生理的缠足，又是心理的“足恋”及其他。由于人们难以细察，所以，概括的民族性也就定形，而成为框框看法 (Stereotype)，严格说来，这是很偏颇的。

例如一谈到中国的民族性，框框看法在外国人眼中，就出现了所谓“邪恶的东方人” (Sinister Oriental)；在中国人眼中，就出现了所谓“丑陋的中国人”，其实东方人中国人固多邪恶丑陋，但是，不看三个臭皮匠而看看一个诸葛亮，你也会发现不同的视野与光明面，而诸葛亮的举手投足、光风霁月，也正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，你不能也无法抹杀他。

邪门儿的是，有的中国人，他的眼中、他的笔下，只有三个臭皮匠，却无一个诸葛亮，并且视野所及，也仅是三个臭皮匠的臭的一面，而不是他们优点的一面。这种人

刊印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一书，大捞台湾人、大陆人、日本人的钞票，使人误以为中国人的民族性，尽于是矣，这种行径，是要谴责的；这种劣作，是要拆穿的。

中国民族性中固然有丑陋的一面，但是，以偏概全式的处理，却涉及这种作者的人格与学格的问题，虽然完全符合他的风格。令人惊异的是，这种作者口口声声所谓的“丑陋的中国人”，事实上，他真的肤尝身受过，却还无耻地想认他们父子做“孺慕”的对象，以“热情忠厚”“一代英雄”之颂，倍加赞美呢！史家汪子飏（荣祖）在《谁是丑陋的中国人？》一文中，指出这种作者“他虽不敢捋虎须，他确实遭遇到刻骨铭心的丑陋待遇，能不发泄一下吗？我认为他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谴责。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，似乎很有勇气，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，但……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，雅不欲实指而已。”这种作者不敢实指有名有姓的丑陋中国人，却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，用来替他的怯懦垫背，这种行径所显示的，岂不正是最大的丑陋？原来“丑陋的中国人”非他，就是他作者自己！

为了谴责也为了拆穿，我出此研究一书，为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的几个特性，聊做举证。这些特性，是丑陋之尤者，比起忘恩负义等恶德来，其他丑陋，犹小焉者也！

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

目 录

《丑陋的中国人研究》导引/1

蒋介石与孺慕症/1

——“柏杨式孺慕”和“纪政式孺慕”

蒋介石、蒋经国的“田单症”/5

从认贼到被贼认/9

从胡老太秘录看钱大头忘恩负义/13

辜振甫忘恩负义了吗？/35

柏杨忘恩负义了吗？/55

——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

义助柏杨的外一章/94

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/113

将相怎样才能和？/123

——答孙观汉先生

怎样摸公羊/140

王八一落千丈考/147

王八过敏症/160

你不能只做一半/166

柏杨替毛泽东投降/174

为何而战？/177

恩仇心理学/195

——回邓维桢的信

可耻的柏杨症候群/198

柏杨怎样暗中篡改文章？	/201
柏杨的卑鄙及其他	/205
柏杨国文程度不够	/208
柏杨无知乱译《资治通鉴》	/211
柏杨的国文历史程度不配翻译《资 治通鉴》	/216
跋“李敖给王光逖的信”	/224
跋“王金仲达给李敖的信”	/233

（本书于一九八九年出版时，原编入他人文字多篇，因不便收入“李敖大全集”中，现予删除，特存目于后，以志前缘：一、柏杨事件之追忆，二、行走在地雷上，三、一本不了解原著的译作——评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，四、望文生义，错译连篇，五、再评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，六、谁是丑陋的中国人？七、叶落枝残诉柏杨，八、丑陋的中国人柏杨，九、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断想，十、《评丑陋的中国人》引起的风波。）

蒋介石与孺慕症

——“柏杨式孺慕”和“纪政式孺慕”

我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起，受预官八期军训，开始了为时一年半的军人生涯。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，下部队后，我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，但也经验了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得到的阅历。阅历中最突出的，是大陆来台老兵们的凄凉遭遇，他们之间，有共同的不幸，也有个别的不幸，而面对不幸的态度，也有共同的和个别的之分。

例如部队中政工人员要老兵写遗嘱，有的老兵写说：他死后一无所有，只有两双袜子，死后留赠给蒋总统。政工人员看了，大不谓然，把老兵找去，问他为什么这么写？为什么对蒋总统这么不敬？老兵说：你们整天告诉我们爱蒋总统，要像儿子对父亲那样，说“总统是我们的家长。……如今儿子死了，把仅有的遗产送给家长，又有什

么不对？”老兵这番话，说得政工人员摇头苦笑，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部队中这种把蒋介石当作家长的“孺慕”哲学，可算作一种“强迫孺慕”——反正老兵们的爹娘都沦陷大陆了，弄个蒋介石出来尸居在上，投射国民党式的“从父居”，是乃愚民政策之一得也。

无识无知的老兵们在“强迫孺慕”的愚民政策下，其实并不上当；相对的，有所谓有识有知的国民党员，反倒真向蒋介石认爹、认爷爷不止呢！

以柏杨为例。柏杨当年被调查局国特诬为讽刺蒋氏父子，其实真是笑话。事实上，柏杨非但不是讽刺蒋氏父子的人物，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，还大大溢于言表呢！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，有这样一段：

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，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，至于对蒋部长，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，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，在定景当中，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“一个不知名的地方”（后来被命名为“日新冈”）我特地定名为“甘棠植爱”，这份钦慕的心意，唯天可表。

可见柏杨对蒋介石是何等一往情深的。这种往上硬贴的

“唯天可表”的认亲行径，吾无以名之，只好说是“自动孺慕”。

再以政纪为例。纪政向蒋家认亲，历史不如柏杨，但肉麻却丝毫不逊。纪政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的访问中〔《青年日报》连载“永恒的追思”（二）〕，有这样一段：

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，纪政说到民国五十八年，她与金龙少棒队同时蒙受蒋公伉俪召见的情景。

那一年，纪政甫自美受训返台，而金龙少棒队也刚夺得第一座世界少棒锦标赛的冠军杯，同样的在国际体坛上有杰出的表现，同时获得蒋公召见。

蒋公第二度的召见，非常仔细的垂询纪政在美国受训的情况，尤其关怀她的生活，那种慈祥和蔼的神情、亲切的口吻，在一刹那间，完全消除了纪政内心的紧张，取而代之的是孺慕之情，那种宛如祖父与孙儿、孙女间亲密的感情，使她几乎情不自禁的想依偎在他老人家的膝下。

可见纪政对蒋介石也是何等一往情深的。纪政因为亲被蒋介石召见，她想“依偎”蒋介石的“膝下”，要比柏杨空中楼阁式的“依恋”具体得多，“孺慕”之情，既有报可表，自也无须“唯天可表”了，所以相对之下，也就神气多了。

看到“柏杨式孺慕”和“纪政式孺慕”，那些以送袜子来抗议的、不甘“认贼作父”的老兵们，一定会悲愤领悟出些什么！

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八日

蒋介石、蒋经国的 “田单症”

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都是不学有术的祸国人物。本来祸国就祸国，有术可也，何必曰学，但蒋氏父子却附庸风雅，硬要在术字上面加学码，于是就学术起来。不过因为基础本是不学，再怎么加，也白加，甚至还闹出笑话。笑话中最有趣的，是关于田单的。

蒋介石好田单学，自谓“田单一日复齐七十余城”，是“战争艺术”，这一立论，见于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在政工干校讲的“军事教育的目的与宗旨”。因为以一介武夫，好田单学，所以以“毋忘在莒”运动为天下倡，说“毋忘在莒”典出田单复国云云，这就是大笑话。因为“毋忘在莒”典出古书《管子》，出自鲍叔牙向齐桓公、管仲、宁戚的祝福和劝告，原文是：“鲍叔牙奉杯而起曰：‘使公毋忘出入莒时也，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，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。’桓公避席再拜曰：‘寡人与二大夫能毋

忘夫子之言，国之社稷，必不危矣！”大不小异的文字，也见于古书《新序》，新序原文是：“鲍叔奉酒而起曰：‘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，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，使宁子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。’桓公避席再拜曰：‘寡人与二大夫皆无忘夫子之言，齐之社稷，必不废矣！’此言常思困隘之时，必不骄矣！”上面这种典故，在古人行文时，只要提到，一定就特指齐桓公的事，例如施补华《泽雅堂全集》里“别弟文”中，就有“管仲告齐桓曰：‘愿君勿忘在莒，臣亦念堂阜之囚’的话”，稍懂古书的人，没人敢“瞎猜”，说是指别的。

可笑的是，不学有术的蒋氏父子，却公然带头唐突学术，硬把“毋忘在莒”，给栽在田单复国头上。殊不知鲍叔牙口中的齐桓公奔莒，是周庄王十一年（纪元前六八六年）的事，而田单复国，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（纪元前二七九年）的事，一个在纪元前七世纪，一个在纪元前三世纪，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。蒋氏父子张冠李戴，硬把战国的齐国，当成春秋的齐国；战国的莒城，当成春秋的莒城；把田单当成齐桓公；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，当成四百年后的“烧饼歌”与“推背图”。这种无知、这种妄作、这种荒乎其唐，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！

蒋氏父子这样子田单化，不但施之于历史，还行之于戏剧呢！据今年一月十七日《民生报》登曹健、钱璐夫妇回忆：

先总统蒋公每逢生辰，都赴金门避寿，康乐总队每年必定排演一出戏祝寿，有一年演《田单复国》，曹健饰田单，钱璐饰田单夫人，一场田单祭祖的戏，演着演着，忽然看见坐在第一排的先总统蒋公带着经国先生，趋前脱帽向舞台上的田单祖坟鞠躬，台上的演员全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文艺心理学上有所谓移情作用（empathy），它是拉斯金（John Ruskin）所谓的“情感的误置”（pathetic fallacy）。这种作用的重要表现是把自己神入文艺之中，对文艺，不是“旁观者”（contemplator），而是“分享者”（participant），分享到极致时候，陶然忘我、凄然成他，自不在话下。这种移情作用，表现在观众席上，有时到了有趣的程度。一位英国老太太在看到《哈姆雷特》（Hamlet）最后决斗时，竟在剧院中大声警告：“当心呀，那把剑是上过毒药的！”一位台中女中女学生，在看到米基兰尼（Mickey Rooney）打拳放水时，竟在电影院中起立高叫：“你打呀！你打呀！你怎么不打呀！”

不过，英国老太太和台中女中女学生，她们尽管情移，但是散场以后，总有个完，绝没有到趋前脱帽向舞台上的男主角祖坟鞠躬的程度！可是我们的蒋氏父子呢，他们却要分享田单的血食，在戏台上的假坟面前，错认起祖

宗来！田单何辜、田单的祖宗何辜，竟在两千两百年后，
远在异城，没头没脑的被作弄至此，想来真真好笑极矣！
而蒋氏父子共有一副什么样的大脑，也就可想而知矣！

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

从认贼到被贼认

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的《中国时报》，四月八日刊出了一篇《里根、辜振甫相见欢》，对另一名中常委辜振甫大展媚功。文中最后两段是这样的：

辜氏出身世家，中国近代英文怪杰辜鸿铭就是辜氏的伯父。大概家学渊源吧，辜氏也说一口标准典雅的英语，成为他与国际重要人士交往的利器。这次在华府出席会议期间，辜氏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有同席之雅，据了解辜氏为了美国基于政治理由不肯卖高性能战机给台湾，而中共现已发展出比台湾 F—5E 性能较佳的 F—8 战斗机，还和布氏舌战一番呢。

辜氏长得一表人才，富而好礼，风度优雅，故中外人士多乐与交接。这次在华府开会，辜氏不仅在会上见了包括主管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华理斯、亚太事